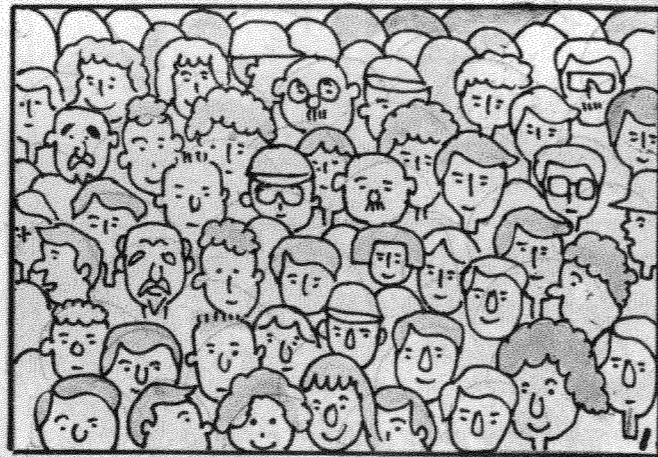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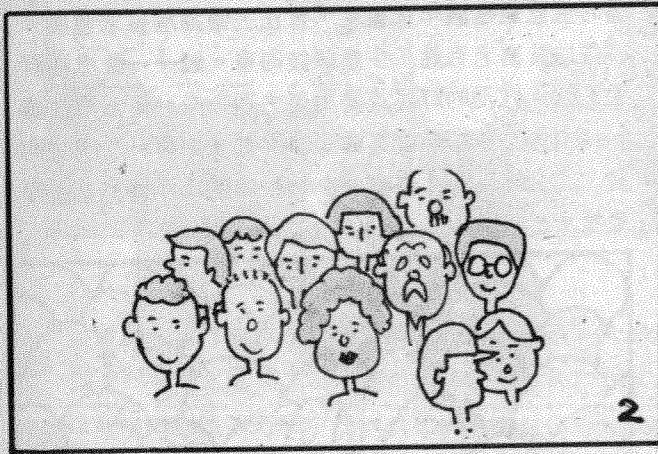


爲什麼中國人口增加這麼快？（中國特發——兵荒馬亂，水震兩災也阻止不了人口膨脹。）看看 Shamokin 的住民百分之百是天主教徒，他們反對節育，反對打胎。但人口不增加（外移與移入皆少）天氣冷自然生育率低？此地緯度與氣候與中國山東完全相同（曲拯民先生言）顯然不是氣候因素。庸醫說法是：可能中日兩種人的命中率高，受孕力強。記得從前在台當 intern，有許多少女求打胎。問來問去好多都說只玩一次。（我認爲有可信的成份。原因是少女往往連對方的姓名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是×大的學生。只說我去校門口找他，找了七天也沒有再見到他等等。）中南美有的地方比台灣熱，但人口也不膨脹。醫療水準高低也差不多，可見不是主因。推來推去，沒有好辦法解決人口膨脹。只有一個可供醫生的妙法：

“把避孕丸投入自來水廠的蓄水池”  
——讀柯桂女家庭計劃有感。



附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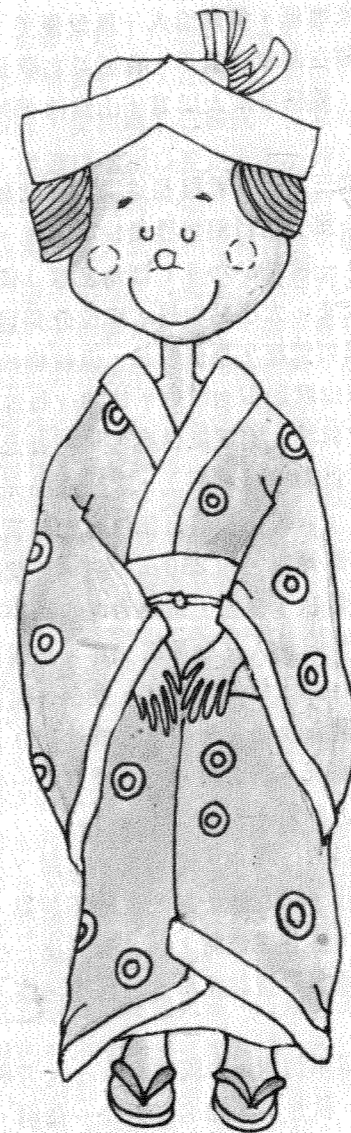
下次將寫些美語趣事，交通與遊記。我希望在校同學能給我一些意見，要知道些什麼事？我的想法往往是談話，有理的，請給我些建議。

在校刊讀到莊明雄，莊達民的敘述，心裡很高興！

1976-11-1  
Dr. Lony Way Tsai  
930 East clay st  
Shamokin, Pa. 178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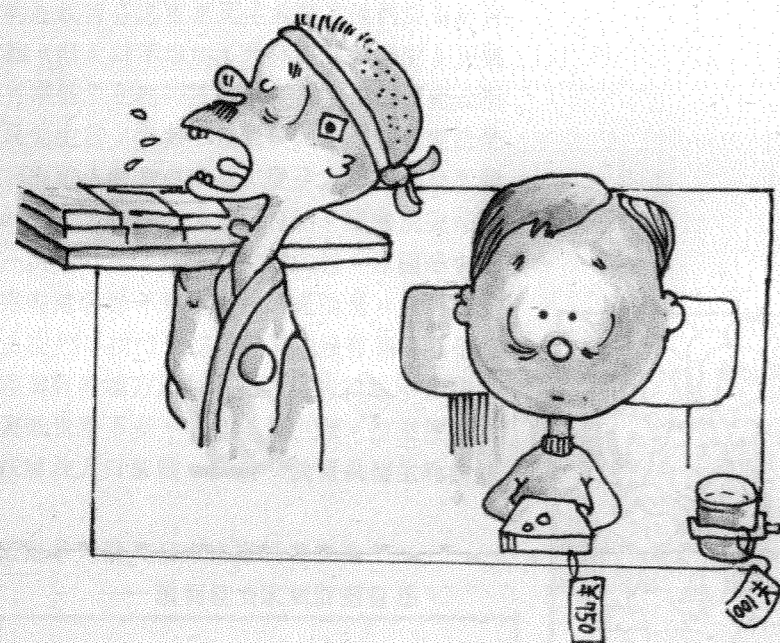
# 東瀛遊

陳興照



趁寒假期間，以探親名義到日本做了一次觀光旅行。

元月二十五早晨九時搭乘中華航空公司波音727型班機啓程赴日，第一次出國門，心中充滿了興奮與緊張。當天天氣晴朗，能見度甚佳，從窗外可鳥瞰台北市及筆直的北基公路（麥帥公路）直通基隆市，沒數分鐘，已離開陸地，飛臨海面，以450哩的時速，三萬呎的高度，向東京疾行，飛行約一小時後，抵達琉球上空，從機上可清晰看到當地情形，尚屬地廣人稀的海島，繼續飛行了約二小時，聽到鄰座乘客在說“九州，九州，那就是九州”往窗外看去，此時，飛機已飛進日本領空了，沿着本州南海岸線，經過東京灣而於日本時間（比台北時間快1小時）十三時半抵達日本羽田國際機場，從台北到東京短短的三個半小時行程中，享受到了空中小姐殷勤的招待，她們頻頻拿名酒請我們品嚐，從英美的白蘭地、威士忌，喝到俄國的伏特加酒及酒色甚美呈晶綠色的薄荷酒，還好，酒量尚佳，撐得住，否則早垮了，但下機時，仍有飄飄然之感，差點路都走歪了。所以奉勸諸位，以後出國還是搭國人自營的中華的好，至少語言上沒有障礙，而且又能享受到那麼好的招待。



吃在日本貴得令人咋舌

經過日本海關檢查行李後，沒受到刁難，全部放行，而且態度甚佳，這點的確值得我國海關多加學習。出機場後，由舅舅與妹妹開車來接我，隨即經高速公路駛往東京都，在短短半個小時的路程中，發現日本交通方面比台灣好多了，雖在高速度行駛中，幾乎聽不到喇叭聲，而且駕駛人很守交通秩序，絕然像台北市計程車猛按喇叭，橫衝直撞像表演開車技術的現象，唯一不習慣的是車靠左行，每每有要與對車相撞之感，一週後才漸習慣。

東京氣溫，通常在 $10^{\circ}\text{C}$ 左右，早晚還要偏低些，甚有低至零度時，在台灣只有在合歡山或阿里山才能體會到這種寒意，所以日本人，不論老少，幾乎都穿大衣或皮衣，手套也是很普遍可見的。

車在東京大學（原東京帝國大學）放妥，然後穿過校園到達舅舅家。東大校園甚大且很古老（有一百年歷史），是日本最高學府，多少日本政壇要人都是出身東大的，在校園四處都可見到充滿政治性的海報，包括了反共派及親共派，也見到了反對學費漲價的海報，林林總總，可見日本學生多半能發表自己立場的權利與義務。舅舅住的是半日式半西洋式的房子，進門要脫鞋，除了廚廁是洋式外，都是榻榻米，而且門限很低，過門非低頭不可，房間不大，僅十餘坪，但房租高達數千元一個月，若在台中可租到整棟洋房呢！可見東京居大不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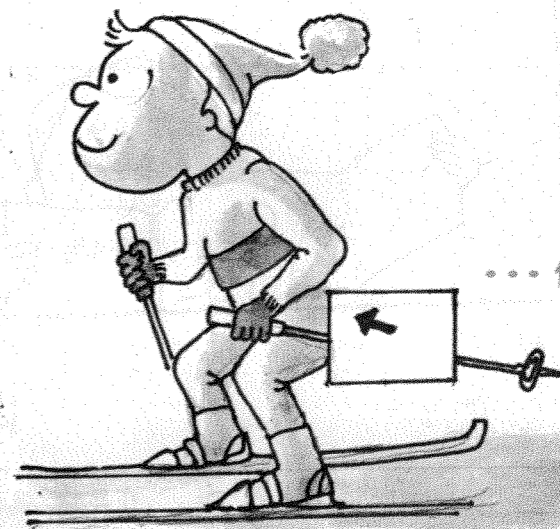
當晚在舅舅處便餐後，隨即沿著首都高速公路到離東京約百里遠的妹妹家——靜岡縣三島市。該處約相當於新竹市，人口不多，但因靠近富士山及箱根國立公園

，屬於觀光地區，氣候怡人，風景優美，尤其可見遠處富士山籠罩在皚皚白雪下，有如身在夢幻中，實難以筆墨形容它，難怪日本人以富士山為他們的精神寄託之所在。

隔日從三島搭新幹線長途電車，開始遊覽，該車時速達200公里，是目前世界最快的電車，此長途電車又可分兩種，一種是ひかり（即光之意）僅停靠大站，另一種是こだま，大小站均停，座位分為自由席與指定席，指定席屬對號座，票價較昂，但設備較佳，且有專人服務，而自由席類似台灣的平快車，每節車廂都鋪地毯，非常寬敞乾淨，有暖氣供應，車門都是自動門，車上有冷、熱水供給（可飲用），唯一缺點是沒有免費的茶及雜誌供應，而要由旅客自備或車上購買，通常茶是盛在一小小塑膠瓶內，約250cc左右，而價錢要100元日幣，折算台幣在十幾元，這點台灣的鐵路局對旅客是較優待的，難怪日本人在台灣搭火車，最稱讚的就是有免費熱茶供應。車上便當不便宜，整個便當除白米飯，就僅有一小片鰻魚及幾片生菜，售價達750元日幣，折算台幣要一百餘元，若台灣够吃上豐富的一頓，可見吃在日本貴得令人咋舌。

六個小時的行程中，經過了名古屋、京都、大阪、廣島等大城市，全程一千餘公里能不誤點，實在令人欽佩，在台灣，往往要誤點，甚至有長達一小時者，就這點看來，交通當局實該多派人到國外考察，做為自己改進的參考。

次日，開車到附近的國立公園——秋芳洞（あき、よう、どう）。秋芳洞，顧名思義是一個洞，很大很深，



裏面高達五層樓，若非有燈，可謂伸手不見五指，除有奇奇怪怪的岩石外，如獅子岩，百枚四，觀音岩外，另有一柱，謂之黃金柱，是由鐘乳石構成，非常好看，洞內溫度冬暖夏涼，從進口到出口要走上半小時以上。

下關市，是本州最南邊的大城市，現已有一橋——關門橋，橫跨海峽與九州之北九州市相連接，橋全長有一千餘公尺，分三層，上層在海面上，僅供汽車通行，另兩層在海底隧道，其中層是汽車道，最下層是人行道，人可經此海底隧道到達對岸，走在隧道內，除了可聽到上層汽車行走隆隆之聲外，一點都沒感覺是走在海底下，人行道距陸面有十四層樓深，要搭電梯下去才行。到北九州市瀏覽片刻即折返下關，開始回程的遊覽。

廣島，是人類史上第一次受到原子彈爆炸侵害的城市，但今天，除了僅保存一棟建築物殘骸外，已看不出當年悲慘的情況了，在廣島和平紀念館中可看到許多當年在現場留下的歷史鏡頭及殘留物——有被燒毀的衣服及用具，還有人體的毛髮，幾張照片更是慘不忍睹，比大體解剖看起來更心寒。現在的廣島比起台中市，人口及熱鬧方面，有過之而無不及。

京都，是日本的古都，該處除現代化建築外，最大的特點就是廟多且大，更可貴的是保存的很完善，可見日本政府在保存古蹟上花費很大苦心，最值得回憶的有金閣寺，三十三間堂及一寸法師的古廟。

奈良，距京都很近，屬觀光區，古廟更多更大，而且佔地很廣，廟內林木交錯，有如公園，其內有鹿及鴿子，只要手中有一包餌，群鹿群鴿都會圍在你四周向你邀食，好像進入森林百獸群中，非常有趣。

遊遍了半個本州，又到富士山玩，自三島出發，途經箱根，蘆湖到富士山下的日本ラ（遊樂場）去滑冰及滑雪。在台灣可說終年不見雪，更不用說有深達半公尺的滑雪場了。剛開始，連鞋子都不會穿，通常滑雪板與身高相同，那天我穿的滑雪板高過我的身高，而且屬於長型的；愈長者愈不易控制。滑雪場是一山坡地，全長有三、四百公尺，斜坡式的，且中間有高低不平的雪堆，以供人練習技巧。初次滑雪那種興奮感支持著我，做了幾次的滑行，皇天不負苦心人，總算跌倒的次數減少了。滑了一天不過癮，隔天自己一人搭車再去滑了一次雪，第二天雖沒跌慘，但跌破了一條褲子，若有機會，真還想去體驗一下那種令人難忘的運動。

十天之後，我又回到東京，才有充分的時間，去看清楚日本的心臟。東京，不愧為世界第一大城市，人口多，地方大，而且在經濟上，建築上、交通與電訊方面，都是首屈一指的，東京是日本的政治中心，除了有皇祇外，國會也在此，對外貿易，也佔一半以上，建築上除了住宅區是典型的日本式房子外，商業區高樓大廈比比皆是，最高的，高達五十五層樓。記得下雪那天傍晚，我獨自搭地下鐵到新宿時，從地面往上看，除了白茫茫一片外，看不到頂樓，交通上，實在令人嘆為觀止。東京站有十八個月台，地下鐵、國鐵，新幹線與郊區鐵道全交會於此，若非有明顯的標誌，根本摸不清出口與月台呢？而且月台是立體式的，有一樓高的新幹線月台及深達三層的地下鐵月台，更令人佩服的是，那麼多鐵道行駛在東京都內，竟然沒有遇到有鐵路平交道，鐵道若非與馬路平行就是高架空中或鑽入地底下，一點都



.....全裸的女人照片

不影響汽車交通，而台北中華商場後面的縱貫鐵路，每隔幾分鐘就有火車通過，這對交通頻繁的西門鬧區，實在影響甚巨也。

世界最高的鐵塔—東京鐵塔高達333公尺，比巴黎鐵塔還高，但氣派就差多了，四周都給建築物包圍著，沒有寬敞之感，要上鐵塔非搭電梯不可，看台分兩層，一層在鐵塔半腰部，在此處可鳥瞰東京都全景，再上頂層，更可見郊區景色，遠者可看到羽田機場、橫濱與富士山。塔內有遊樂場與臘像館，館內陳列有本世紀政壇上風雲人物之蠟像，除了參加開羅會議三巨頭—蔣公、邱吉爾首相與羅斯福總統外，還有甘迺迪總統，印度總理甘地、也有毛匪澤東及胡志明之蠟像，做得唯妙唯肖，栩栩如生。

皇居—明治天皇居所，佔地有幾十甲大，由於佔地過廣，曾引起東京市民的示威遊行，要求縮小皇居範圍，但目前仍維持現狀。除了內宮禁止參觀外，外宮可供人遊覽，四周有護城池，每個門都有警衛，一進入大門就可發現城牆都用巨石很整齊地排列著，非常好看，牆內除了警衛辦公廳及一所專門訓練皇警的建築物外，儼如一座公園。時時可見皇警巡邏車在附近巡邏，據說曾有一年輕日本人偽裝送魚者進入皇宮，幸經警衛及時發現車內載有炸彈而加以逮捕，否則，就要有改寫歷史的慘劇發生。

東京都公園及動物園很多，以上野公園最有名。上野動物園裡面除了許多台灣見不到的珍禽異獸外，最令日本人珍惜的是一對熊貓，黑白相間，非常可愛，有如玩具熊，性喜寒冷，而且量少。

戰前東京鬧區是銀座，除了商業街外，最著名是歌劇院，但目前已漸趨沒落，不是演些外國影片外，就是以跳無上裝歌舞為號召。日本對於性較開放，電視、電影或歌劇院，只要保留最神秘部位外，其他都合法而不致遭取締，所以在日本到處可見無上裝廣告或電影。性

在日本已達泛濫的地步了，在雜誌攤上，每本書前兩頁都是幾乎全裸的女孩照片，我發現日本人不論男女老少都視若無睹，大概是見怪不怪了。戰後鬧區已給新宿取代了，目前新宿是日本最熱鬧的商業區，除了高樓櫛次外，大百貨公司到處可見，有些百貨公司側門直接與地下鐵道連接，以利顧客乘車，什麼東西都齊全，但價錢並不便宜，尤其服裝類比台灣貴多了，質料也不見得好多少。

郊區，最值得去的就是東京外港—橫濱，在橫濱可見到各色人種，在中華街前有一條可說是西洋街，櫺窗擺設都有西洋味道，物品都是舶來品，在該處可買到歐美最流行的服裝及小飾物，而中華街最大特色就是飯店多，一百多公尺長的街道，有一半是飯店，每個飯店幾乎都陳列有台灣的紹興酒與貴州的茅台酒，除飯店外，有百貨店、藥店，在百貨內可買到大陸人民公社的農產品如紅棗、花生糖、肉罐頭，也買得到台灣的土產，令人興奮的還有售新竹的米粉呢！另有土產店，有來自先進國家的藝術品也有來自非洲落後國家的手工藝品，琳瑯滿目美不勝收。

短短的二十五天，轉眼即逝，雖未能清楚看清日本真面目，但以一個觀光客在短時間內所看到的日本，已沒有軍國主義與武士道精神的偏激思想，處處充滿了進步向上的氣氛，不愧是亞洲的經濟大國，若非日本是缺乏資源、人口及受各種自然條件限制了日本的發展，那將是不同凡響。若我們不能奮發振作，充份發揮中華兒女潛在能力的話，地位將會有受威脅的危險，我們能不謹慎嗎？

二月十九日搭巨無霸波音747型回國，在機上各色人種都有。現在回來台灣了，希望能藉貴刊一隅把出國所見諸事刊出，真有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之感。我想那天有機會還要海闊天空一展羽翼，遨遊四海的。

## 趙元任與羅素 ——在中國



# russell

我在美國從事研究工作十年後回國，恰好羅素先生也在其後的一個月內踏上了中國的土壤。本來我回國的主要原因乃是要在北京清華大學開數學和物理二門課。在1920年8月19日，也是我到達上海的第三天，當時的主辦單位乃是一個由進步黨所組成的演講學會，邀請我為羅素先生的演講作翻譯。由於進步黨是由梁啟超、蔣百里、傅侗等政治上的風雲人物所組成。胡敦復、胡明復二兄弟及胡適之先生就

會為此警告過我不要成為用以增強政黨爭權望的工具，雖然他們以為羅素的演說政治上的意味很濃厚，但我還是答應了。清華大學的全校長在詢及羅素有關我翻譯的專項時，羅素立刻同意，並且建議我不要離開北京城以便聯絡。事實上，這個演講學會恰好是在於北京城內成立，且是我於清華大學授課屆滿一個月的前幾天。我在十月十三日就動身前往上海與羅素會晤。以下是我當天所寫下的日記：

“羅素和我由社會上一般的傳聞及照片上的形容所得來的印象十分相符，除了他本人似乎更高大強壯且有一般優雅言行舉止的氣質流露無形。看來就不折不扣的是位學者。所以我與羅素在哈佛大學裡互相熟知，做個精神與心靈相交流的朋友並非難事。

在前往北京做正式的演講前，羅素和Dora Black小姐也在上海、杭州、南京及長沙等地作巡迴演講。我通常都以標準國語來為中國民眾翻譯。但由於要儘量和聽眾打成一片及我自己對中國方言的興趣，我曾在杭州以杭州地方話翻譯。而在湖南省會長沙，我就加些湖南話下去。然而有一次在長沙的演講會結束後，一位聽眾上台來問我道「趙先生，你是那省人？」他以為我是個湖南人，講國語時還帶著湖南土腔，事實上我是以國語中帶著些湖南口音來提高聽眾的興趣。有